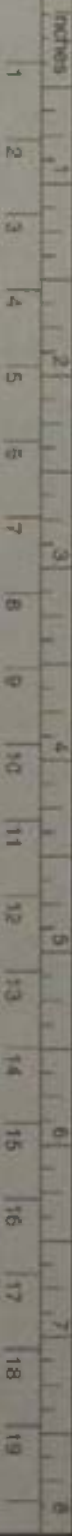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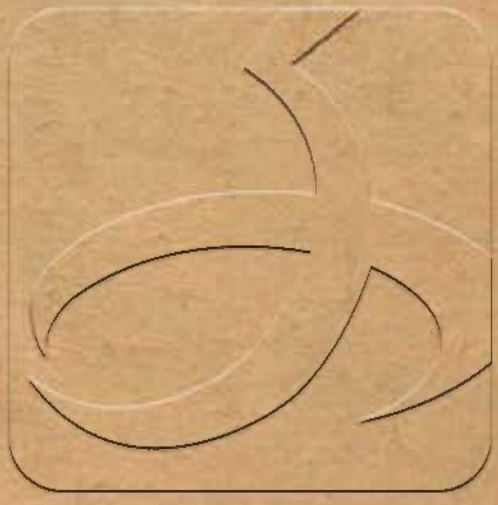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

或問去惡除害

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

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

所指者狹不當以此為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

止辟者彼為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

而後殺之以安眾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

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
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
之說而彼不足以兼此也
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
雖嗚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

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
 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
 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
 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弗
 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
 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
 說統本文二道字最重全本為民之實心上看出心雖主
 於佚與生事實不得不出於勞與殺則勞正所以成其佚
 殺正所以成其生。翼註二怨字即指被勞被殺之人其
 曰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困勉錄註
 有其不然者一句或非佚之而徒勞之非生之而徒殺之
 或佚之而適以勞之生之而適以殺之皆所謂不然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

語類自王者之民皞

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新安陳氏曰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勅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志上

之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翼註此二
 句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者霸者之氣象。翼註廣
 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
 固無怨咨亦無歡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歡歡然樂之是不
 恬也使天下瘁瘁然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蓋大
 是自得底規模自得是廣大底趣味總是一忘字意。存
 疑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是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易曰顯比王用三
 驅失前禽是也。吳因之曰王民皞皞正好把天地父母
 體貼看且如雨露之恩及於草木燕貽之恩施於孫子彼
 為草木子孫者皆以為當然何有沾沾感戴意故先儒論
 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可謂
 善論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

力何有於我

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
 乃於我何有哉按皞皞正指唐虞三代景象而言故集註
 引此不必專主三王之世亦不得說向無懷葛天醇悶榛

狂與霸者不相針對。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

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

令人怒。稽義楊氏上文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精言違道干譽全是要民感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只是行所無事。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

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

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

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集解殺主

刑利主養為主。教王者自有許多功用。在王民皞皞只於不怨不庸不知上。形容氣象耳。集註非有心於殺之非有心於利之使自得之只是王者不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吃

緊是因民之所惡而去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與輔其性之自然三句下文過化存神同流天地正在此上見但

在本節只是說王民至王者功用如何自有下節在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

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

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或問

所過者化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

敦復堂

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語類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濱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只是所經歷處才露著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問經歷處則無不化不經歷處如何曰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則一鄉化在天下則天下化過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問註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所存者神心所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

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

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精義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或問

所存者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語類問所存者神

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

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又曰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所存者神此才有所存彼便應言

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子功曰如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又曰化是人

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問過化存神有先後否曰初無先後。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

日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蒙引存神者過化之根有化便有神過化便有神故兼舉並言孔子之立

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存神意全在斯字上要其實則立道綏和都是過化處與田者遙讓器不苦畝一也。

說統過與存非兩項化與神非兩時存只從過上見得神只從化上見得。輯語化神只在及物處。是其德業之

精言過存屬君子所字者字指地與事言。化神俱屬業而自有德在其中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

盛故註只統承蒙引分貼非是。盡心上。敦復堂

行。語類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去聲。在裏。曰是箇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思按。各有一分在裏者。天地自天地。王者自王者。並立為三。而其神化處。彼此不能相無。亦彼此不能相代也。其去亦不是。參贊者。說箇參贊尚。有形迹之。可分。君子存神過化。天地同流。直是一氣薰蒸。渾然無間。更說不得參與贊也。

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類語

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精言。此全要從流字得意。天地之化自然流出。故運行無迹。聖人德業與之同運並行。亦是自然流出。故亦無補苴之迹也。○王守泰曰。說者謂王者有補於天地。不知王者說不得箇補字。天地之大。皆在王者陶鑄。豈是小補說補便小。○新安陳氏曰。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此則王道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繳上霸者之事。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

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蒙引。所過者化一段。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底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底事。只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居業錄。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偽也。費盡者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為無功。然亦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奸雄小人。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

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

尤深也。○精義。伊川曰。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尹川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

盡心上。敦復堂。

也。蒙引仁言發於己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精言漢文頒詔父老扶杖往觀唐德宣赦山東感泣思奮果是仁言固未嘗不有入人處但不如仁聲之深耳此章雖分別治術淺深却亦不可將仁言善政說壞。按發口說仁言不如仁聲則已將仁言一層撇去下面自單頂仁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

心也。精義尹氏曰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蒙引即論語曰善整齊畫一規模必更不同此皆王道中事與管商申韓刑名督責之術相去逕庭但無善教以為之本則第有以制其外而不能有以格其心也有善教者必不廢善政有善政者不必有善教故孟子分別言之使知善教之為

重耳。翼註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說統此節根上仁聲來見得仁聲之所從出在善政善教固皆有以得民而亦自有淺深之異下文乃詳言之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

後其君也。慶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

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頭目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蒙引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况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謬矣且即仁言亦豈君子所能免哉。吳因之曰民畏非重足而立之謂乃兢兢凜凜奉法守度也。居業錄善政得民財是分田制井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

敦復堂

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非是重斂以得民財
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取民財大學言生財有
大道則財恒足亦此意也。○精言畏之是畏其政而不敢
犯愛之是愛其教而樂從兩之字指政教若作愛君則之
字苦無著落且與得心犯複矣按此條最洗剔得清。○說
統民畏民愛得財得心自是兩意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
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按此本文所以層遞說下但須知
兩意自是相承判然劃開不得只歷歷指出欲使人君知
尚耳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

不係於人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

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非善也
學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偽加乎其間天之賦為而
性之所有也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此其知
豈待於慮乎其能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下文
獨言知者知常在先也。○輯語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為偽
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之良心非謂知能之良
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此
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說自孟
子始矣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惑亂後人且枉誣孟
子莊子所謂并與仁義而竊之使果可竊也豈真仁義哉
愚按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於理固然然在此
章正不必提出學慮夾亂本旨。○精言孟子因人以仁義
為外鑠不知性之本善故就良知良能指點示
人若云專以不學之知能為良則謬以千里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同聲下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蒙引及其長也長字對孩提言謂稍

也。長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上兼言良知良能此獨言愛親敬長

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

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

曉人也。紹聞編孩提之童初有知之始而百凡未有所

染之時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此學之誰乎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者此豈慮而然乎。愚按此分明為外仁義

者說法於孩提稍長揭出人心之良最是孟子善於提授

人心處平時道性善之指亦於此和盤托出矣。因知記

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孟子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

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

待思慮而自知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

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

事覺是覺此理又云佛氏之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

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為性之謬耳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

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

仁義也。語類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按

他猶何也乃釋上文文法玩三也字可見。新安陳氏曰

親吾親長吾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人

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

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

乃其初發見未喪失之時也。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孟子所以驗其為良知良能而指其為仁義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惟仁義為天性。故此心之發無不同。因其此心之發無不同。所以知其性之有是仁義而非外。鑠我也。○達非推而達之。乃達道達德之達。通乎天下。皆此心。此心即仁義無別道理。○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仁義在此。此二句最重。欲人自得之。按兩也。字正與人點醒處。○徐思曠曰。蓋對外仁義者言。不學不慮言其固有耳。達之天下言其皆有耳。按推其固有。所以為皆有。亦惟其皆有。所以益信其為固有。達之天下。止應轉前文無二意也。○精義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氏曰。孟子但言發處。乃若未發之前。便是中。或問申之曰。楊氏說固善。然有未盡處。蓋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未發者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象之可得。又不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切要。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

問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印是而默識之耳。○按此章是孟子發明性善。指點親切處。至充此良知良能而仁義不可勝用。自在言外。要人領取。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此亦不必泥定。只是孟子海軍形容。蓋聖人之心。至

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

體。如此。按此不可泥為上截。注脚乃是。一有感觸。則其應從下截推論。所以若決江河之故耳。

甚速而無所不通。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

五之美。主本義。連於。卷十三。盡心上。三。敦復堂。

禦乃其應之甚速。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類語

而無不通者矣。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

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止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

沛然而不可禦。○或問小註深山云云都是孟子想象如

此及其二字自應承上在落兵上截不作兩層愚按道理

不是兩層語氣却是兩層方得想象形容之妙。○南軒張

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

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

河之莫禦也。○家引不足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總是

所聞所見都是他胸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勢

之順也。○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問一善

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

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集解通節總是形容聖人之

心萬理畢具無聞見時不可得窺一有所觸全體皆露易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便是此意。○幾希字輕看與存之章

幾希不同四句只形容他寂然不動時無所發見了不異

人不必深講轉落及其方有力下三句一氣讀下方知聖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人不可及處兩一字最妙應之速而無所不通正在此看

江河之決瞬息千里而不可遏是應之速放乎四海而無

所終窮是無所不通。○說蓋此章語氣與吾與回言終日

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要見得舜無異

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

之峙所以居深山之中無異野人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

常通常應而常定。○集解本文是從寂說到感語意則從

感推到寂前後截自

相涵相足無容過泥

孟子集注卷十三盡心上 敦復堂

此而已矣。精義尹氏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失其

者不義也所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為不義

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道止於如此

而已矣或問范氏之言如此亦可謂惻怛而懇至矣誨爾

諄諄聽我藐藐嗚呼難哉○語類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

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

以為不妨便自目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

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

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

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

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四

書通有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

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

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

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按集註始言不能以

禮義制之者以義制事無為其所不為也以禮制心無欲

其所不欲也後言義不可勝用者無為無欲羞惡之心總

歸於義也○吳因之曰孟子全把真心提醒人其所不為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翼註德就必說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術

處事之方說術之知則於事理明無不照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

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人惟有災患竦

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

○語類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村實工

夫方磨得出一條辨朱子云德慧純粹術知聰明蓋德至

於慧便是全體靈明純粹者言無一毫遮蔽駁雜也術至

教復堂

於知便是應變無方聰明者言無一毫昏愚窒塞也德慧是體術知是用二者不相離恒存乎疾疾是言其由磨厲以成耳○精言德即明德本自不昏。加磨鍊更覺精明。則慧生矣術即才術本自不愚。加磨鍊更覺周徹則智出矣所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是也但德慧術知是聖賢學問不是小慧私智故註云德之慧術之知勿誤看○張侗初曰以正天心。諳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曲心窺瞞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集解

尋常疾疾固足困苦人猶或稍可竟解惟至孤孽情誼隔於君親勢分制於近嫡欲效其悃款而類於要將多於義命而近於恕將順感格稍有不列必至觸其所忌而內虧子臣之職外陷君父於不義故不得不深詳熟慮以圖萬

全此獨字是凡百疾疾中獨此一。種最甚若如常說云同是君子而彼獨為孤孽便不見獨字精神達謂達

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惟疾疾加焉則動心

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觀於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密而不敢忽專精之

極故於事理能通達也然則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

德之地而自勉勵乎○集解操心危是就自己身上檢點所以為子臣之道惟恐稍有不是處得罪於君父此是盡

其在我慮患深方是就禍變上深心密理思患豫防計所以善其在人二句是疾中做工夫處達則德已慧而術

已知矣達是達忠孝之理而行處置之宜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之當是術知君父格而忠孝全此其所以

為達若止欲保全一身不顧君父則操心慮患時皆出於僥倖苟且之私而所謂達者皆非達於理而適成其好險

狡獪而已○此章大旨與舜發猷猷章互相發古人謂晏安為鴆毒意正如此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慶源輔氏

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蒙引言其事是君則專為容悅而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在臣也○徐自真曰容悅之徒不可數於臣列只可謂事君人耳如役隸等也○說統此章列臣品之高下把容悅者引起借那最卑底品格形出那最高底品格見得在人自立何如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

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臣一

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說統此悅字借上交悅字事形容忠君狗國之念見得以安社稷為悅則雖拂君之欲而亦有所不顧也意任言外○輯語悅非慶幸之意乃嗜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為現成景象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為悅○愚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只一念計安社稷人自見為苦難彼自見得以此為悅所謂樂此不為憂

有天下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精義

伊川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又曰其全盡天生斯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明道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或問申之

曰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按總註天民大人之分却不專以此必其道可行於

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

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

徒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

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

伊呂等後來當大任而言也輯語著天民二字便是

歛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仕者講可字而後字有身分才得

註中不見知不悔意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

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精義

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

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

補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

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存疑正己無工夫是以

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大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

而化是也○輯語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妙不測之意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

忘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

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

精義尹氏曰以

事君為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忠臣也天民則

若伊尹傳說之未遇也所遇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

敦復堂

矣。○文集所示天民大人不可分其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遙度今且只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已而物正者覺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與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虞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紹開編如鄭子產之徒可謂安社稷之臣矣行於天下其力量固有不能也伊呂之徒非兆民允殖四海秉清則不出其道固如是不肯小用之也然以視大人正已而物自正氣象又自不同雷一震而萬物皆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聖人無為只是已正於此如尺度權衡之信而物不能違才需著些便化豈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音去聲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存疑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若王道之成則仰不愧俯不怍固其所必有其道夫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其樂尤不讓夫英才樂育也按王天下不與存焉只極言三者之為樂耳不必牽入後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相較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蒙引父母俱存

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須關到君子身上來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患難或不良或不協皆其故也如司馬牛有兄弟然憂其為亂則有故矣。○說統此二句是一家太和位育景象。○集解極平常事然極難得事

從古聖賢致憾於其際者多矣此孟子所以慨然遠想也
○吳因之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把
可樂意著實發得痛快
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

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意此程子推原所
以能不愧不忤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蒙

引天之所賦者無不全人之所同者無不盡所謂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者也○按天人須講得極切實愧忤須勘得

極深微方見得不愧不忤時俯仰泰然其樂無量在孟子
當日語次只應作想像之詞與前後節一例看自覺口角

津津十分鄭重并王天下不與存兩番歎息
隱隱動搖若呆作現成境地便死句下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不愧不
忤之樂教而養之

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

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慶源

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方來之樂同而有其大焉○集解英
才謂才之英者兼質學言不必限定中行有學力而未成

者正須教育也蓋有教無類固欲人同歸於善之心然必
得英才而後可傳道必得天不英才而後斯道之傳得之

者眾註盡得字從天下著眼此其所以可樂○新安陳氏
曰明白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

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按孟子惟

不能得故愈想
慕而不能自己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

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精義尹氏曰父母俱存兄

愧俯不怍樂得於己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得於人

也○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仲不愧俯不怍其本與蓋不

愧不怍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

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

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

才亦何以爲教而有此樂哉○按結尾回應首節一字不

曾減而語意微別首節是戀而想之以爲王天下不與存

焉末節是實而接之益信乎王天下不與存焉總以見三

者之爲至樂兩兩相形終不以彼易此當曰周環歎息至今猶有遺音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蒙引

欲字狹而淺樂字廣而深○紹聞編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門

且求之所志者便是此事按本章只以此作觀不必實括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

者則不在是也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

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性外事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精義明道曰天理云者這

教復堂

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俱備○語類問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遠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猷猷之中孰若道而得行其道後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遠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子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曰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性字○說統才說性便見分才說分便見定才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要知惟定故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可加損為定○翼註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不知性之有此發用如燈有光耳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於櫃中燈體不損○程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疏水曲
賦樂亦在其中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按上節註云分

者所得於天之全體全體即仁義禮智之謂也本節註云

也蘊與分自相承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輯語心是虛器

說下非劃然分開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語類問何謂根曰養得

器即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根本也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

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根本也此是人工夫做來按此可見根心不盡屬生質○看文字

當看大意又看語句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只根字甚有意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如此用心義理自出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

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容恭謂手

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文集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蓋

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

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語類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

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本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

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生色也譬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也曰

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割去了○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

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純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

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

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或問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本來如

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耳○愚按集註氣稟清明固是本來如此無物欲之累便隱然兼人事在裏下又云其積之

盛益可見四德之根心以致生色君子亦非純任自然也觀語類兼性反言其義益明似難專據或問主楊氏之說

○軒語君子所性固是說本然之德然特下根於心三字便兼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

所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集解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生色是所性之英華發外○見於

面存見之者即此根心之程子曰粹而益背背積盛致然仁義禮智也於字不可忽

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精義伊川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粹然見於面

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楊氏曰根於心只是說本來如此若粹而益背則克養之功存焉○

說統根深則枝葉自茂性體隨處呈露日晬日盎日裕總
是所性之發見而不可揜處然亦不過盡其分而已所蘊
如是從何處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
加損得些

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

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

之在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

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地蓋辰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精言前言大老此言仁人二

句承文王養老而推言之以養老望當時之君此一章大旨後二節詳言文王養老之政正教之使知所法耳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

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按文王之

政本是普例養民而養民即所以養老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制其田里也樹牆下以桑五母雞二母彘教之樹畜也

匹婦蠶之匹夫耕之導其妻子也足以衣帛足以食肉使養其老也看下文直接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可見此節都

是為養老起案與告齊梁諸君樂論王政微有不同而養老即在養民之中此其所以為善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豕也趙

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慶源補氏曰若無孟子此言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

此節重非家賜而人益意文王養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

上○翼註制其田里四句皆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導

其二句又承上二句來○係辨田里樹畜都是上文已見

通節精神在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句伯夷太公皆以為

已歸不過制教導使無凍餒之老所謂此謂緊緊關生

按首節伯夷太公兩言西伯善養老者本節所謂正遙接

前文未復以此之謂也打轉兩謂字相為呼應意只在點

醒此字見田里樹畜之為要無事家賜而人益也○精言

少壯以無衣無食為凍餒老者以無肉無帛為凍餒無凍

餒之老者乃見衣帛食肉之老者此何等經制分明老安

少懷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不謂之善養老得乎按此之謂

也只繳足首句而仁人以為已歸與前篇必為政於天下

俱隱然言下所以歎動當時諸侯勉行王政者至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集解易薄皆本上人說使字方有

九兩其字指民易只是不奪農時

使得盡力於南畝薄只是什一而取不是減稅民

可使富是未富而使之富也此為民開財之源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集解此為民節財之流與上節相承說食之用之自民言兩以字是

上教之如此以時見非時不妄食如魚不滿尺人不得食
果實未熟不得採取之類不但朝饗夕飧而已以禮見非
禮不妄用如供老疾宴賓客無故不烹宰不但冠婚喪祭
而已○條辨以時即從王者酒醴晏會之有節以禮即從
王者吉凶軍實之有常差辨而下民安得不向風成俗按
此亦探本之論○財不可勝用是財已有可用而使之不
勝用所以長保其富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

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焉於
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集解首句
重言水火

見宜有求而弗與者求無弗與便是仁者景象至足至宗
妙見稍存不足便不能求無弗與了矣字作故也二字看

有菽粟如水火即是上至足二字水火之至足無待於使
菽粟之至足如水火必有待於使一使字中聖人有多少
經濟在其要不出上四者此一句是通章扼要處下面復
叠一句便是民已能如此即上文民富財不可勝用意仁
字淺看只照求無弗與說蓋民貧則私吝殘奪之意自生
此便是不仁民富則緩急親睦之情易發此便是仁仁字
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效推論
及之不是抹殺教化但未說到教化耳
尹氏曰言禮義
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
民非人人衣食之患惟

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
比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又富
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
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焉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
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
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
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是則各私其有焉得仁
大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

教復堂

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愚按戰國之時民不聊生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孟子告齊梁諸君惟以制產分田為急雖庠序之教在所必及以此為王道之成然所謂有恒產者不在此此章言足民之治而及民焉有不仁正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他日告齊宣勝文即此旨也教化意在言外亦必須補到然焉有不仁不是推開一步正以鞭撻足民乃是當時對症之藥但泛講富足之效猶屬寬皮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

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精義楊氏曰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

太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也○季安溪曰鄭重孔子兩字固是然畢竟東山太山是何人登孔子字逗斷而下方作喻言則文意不顯矣又白登東山太山即孔子登之也截斷孔子兩字不得將孔子連下作譬喻亦不得是在借喻作正意斷續其文意觀之耳愚按孔子字自宜略頓登東山二句極形聖道之大在一國則高一國在天下則高天下是就聖人所處作意形容之非真有等級層次且亦自旁人所見既人設想如此非聖人真有小魯小天下之心也

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精義呂氏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觀魯國乃知其小太山之高又非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見者高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如此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為細流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為言按此層遞而下方合本文故字語脈不得泥註中所處所見似為平說劃作兩開○存疑登東

盡心上

山二句是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海二句是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按惟聖人之所處愈高故觀聖人者之所見愈大自是相承說○聖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人即專指孔子言自可

觀水有術必觀其淵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淵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翼註體在天謂之觀水之淵則知其源之有本矣。明照及地謂之光。

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精義伊川曰登

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淵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淵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淵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又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或問申之曰其曰無窮又

曰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蒙引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聖道之有本只是一理渾然○李安溪曰淵與容光之照不是大處亦未是本處乃所由以觀本者蓋凡斷港絕潢之水必無滌洞急湍其動而為淵者有源之水也雷電燿影之光必不能幾微畢照其無所不照者有本之光也為淵必照乃水與日月之所以不息處必有本者乃能不息不息乃能放乎四海經乎八紘故觀於淵淵繼照而其源本可知而為學者之必循其本而不可以舍乎晝夜明矣○紹開編陸子靜說此章云如水之有淵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精義

伊川曰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敦復堂

有大光輝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文集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耳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

語類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喻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友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紹聞編如樂正子地位才在善信之間善雖有餘信猶未足便是於信之一級未到成章之地如何便透得那美底一級上去成章○此章言聖是逐節上說與盈科相似觀註中漸字可見

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精義呂氏曰流水之為物不舍晝夜盈科者滿坎也滿坎而後行行則人於海君子之志於道也精學問明道德成章而後達達則通於聖精言達雖是逐步達然水之行必放乎海君子之達必至乎聖上有志於道三字在後此從乃能至至字體味出

是結底一層須善會○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凌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或問此章雜取眾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興也觀濶容光比也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於言意之表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集解

二字宜著眼由靜而動善惡初分下文間字正從此雞鳴時指點出故為善為利兩提雞鳴而起正孟子喫緊為人處○雞鳴而起才開眼時便是如此自朝至暮都在其中然亦有不寐待旦意下孳孳正從此而出不得誤認此為夜氣清明之時於為利便說不去○愚按只就開眼時便發念不同如此對末節間字尤悚切○蒙引凡無所為而

為只見理之當為而為者善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當為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說統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瞽一邊人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精義呂氏曰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盜蹠蹠所以為盜者何也貪利而已雞鳴而起

孳孳為利惟日不足非蹠之徒黨而何○顧涇陽曰人只

有善惡兩途不曰孳孳為惡而曰孳孳為利蓋惡者利之

標末利者惡之根本也○精言孳孳為不但有其心實亦

有其事就當下言才善便是舜才利便是蹠就積漸言為

善便至於舜為利便至於蹠本文徒字內有積漸意玩下問字在當下說尤警切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

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精義明道又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

惟義利而已呂侍講曰天下之道惟善與惡惟義與利好

善則終於為舜好利則終於為蹠君子小人各趨一途是

故君子憂其不如舜尹氏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間耳苟利

心一萌則去善遠矣○語類問是兩者相前在這裏一條

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為之閒○利與善之

閒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存疑人

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從人欲便是利舜是為善之極蹠

是為利之極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並其閒相去只有毫

未惟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為舜矣自其利而充

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為蹠矣故舜與蹠之相去善惡雖甚

懸殊原其所以分只在利善之間無甚差遠其始只毫釐

之差其終乃千里之謬可見人當於其閒圖之毋使至差

謬之遠也○集解緊承舜蹠之徒揭明分處喚醒無他見

得道心人心統寓於此非善即利並無中間可以躲閃不

可不審其幾○翼註分字正應問字分兩路分開也問者

兩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不必是善與利

是盡心上是敦復堂

兩念並發於心兩持未決才謂之問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分於利與善之間○吳因之曰人心只有善更無利而一出舜即入蹠辨在毫芒曰問者危之也孟子提醒人意却在知字上蓋此知不昧起念自是了然如何肯向蹠一邊去欲知之說正醒人獨知按獨知只在一念審幾辨取○輯語間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實矣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實○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

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語類問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見理不明才差些便

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為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利與善之間若才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

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欲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紫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尤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善明日怠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幾乎不流為蹠之歸而入昔可為舜者乃真可以為舜矣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

為善語類問舜孳孳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

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可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已物○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

按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動靜交養內外交持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或問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所存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紹聞編程子前一說學者所當力行。後一說學者所當精察。雖未接物而人心才無事便易昏怠此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之說所以為有功也。迨應接時此敬益當致其精明而不馳則有以察於利善之間而無隱微之累矣。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一語類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己列子楊朱篇言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楊子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

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謂先語

大道後却涉些姦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

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為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問孔子何為問禮於他曰他本

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按此因論楊

朱而及之非本義然學者不可不知。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刻己為人

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素稱楊子居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

流修煉之士其保高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也。○我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為與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俱是就他為我兼愛而充之以至於盡正

所謂執一之見也。 敦復堂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上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軒南

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
惜也○集解楊子僅足於為我只是自私自利之意但他
以此倡教便只見為我有許多好處墨子亦然觀其自言
愛無差等可見或謂楊墨方自以為為是安肯以為我兼愛
自居不知彼自以為為是者即自附於為我兼愛之中而不
自知也拔一毛不為及摩頂放踵雖是假借形容語然兩
家分立門戶所見實自如此總是楊子於凡可以利天下
者皆不為墨子於凡可以利天下者皆為之只此便是兩
家斷語隱然為執一立案即為猶執一伏案○文集以楊
墨為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為不識仁義耳非學之
過而不
得中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

執其中此中字是二者之中不是事理之中○精義伊川

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

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

得○紹聞編子莫知楊墨之失中而不知楊墨之間非所

以求中則其所執近近道也翼註近之近似於道也道中

者無權之中而已近而己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

似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說蓋權稱鍾也所以稱物之輕

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賢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

亦執一而已矣精義伊川曰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

孟子集註本義注疏

卷十三 盡心上

三

敦復堂

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謝氏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
 也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
 詐為權便說壞了權字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
 權量輕重以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
 夫物有首重而未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誤矣又曰如以
 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則誤矣又曰如以一
 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
 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
 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
 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惟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
 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即所
 謂權也。文集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
 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非
 徒然而執之也子莫之為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揚朱之深
 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
 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由子莫以為中則其由
 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
 學不能存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其可

以稱物之輕重而推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
 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
 也。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
 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
 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
 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
 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
 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按精義呂氏曰
 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為愈
 也故朱子云云。紹開編執中非執一也執中而無權則
 猶執一也楊墨之執一易知而子莫之為執一難知故孟
 子概以為循執一而深闢之。存疑譬之裘葛楊子則專
 於穿裘墨子則專於穿葛子莫則裘葛並穿聖賢則夏穿
 葛冬穿裘者也。愚按聖賢之中是在義理上權度出來
 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也子莫執中却只是在揚墨之
 間不論義理硬立主張故仍與執一無異猶揚墨一東一
 西而子莫則一。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
 於東西之間也。

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聽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

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惟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

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

矣語類問楊墨同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計箇中

之正是安排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

舊不是。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

自然也。慶源輔氏曰楊墨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

一偏子莫又自其未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

於兼愛為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於道似近然時有萬變事

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

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

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

去聲

距楊墨看此章將子莫一例斷

煞正不肯留餘隙為楊墨藉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

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

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文集飢渴害其

知求之性則飲

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

亦以為可。問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

孟子集註本義滙疏卷十三 盡心上 敦復堂

後說差不費力耳。述朱朱子兩說兼存而取後說時講亦多從之。蓋如註意白文只作比照說未免言外起意。如後說轉覺渾融。隨主一說可也。○谷訂飢渴是害口腹者。雖害口腹亦即所以害心。然既以飢渴專屬之口腹。則所謂人心亦皆有害者。必別有所指。而不復指飢渴也。故註云：人心為貧賤所害。謂亦皆有三字。中暗指貧賤則可謂不指貧賤。仍指飢渴。則不可。次節仍粘飢渴。不直言貧賤之害。心者是孟子隱語。註直為標。出其指甚明。作文用飢渴字。面映貧賤實際。則白文註意兩得之矣。按此說甚穩。○說統病只在「甘字假令不甘而飢渴自飢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按下面能無以三字。正須從「甘字轉脚。故自壁立下。勿。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集解心為貧賤所害。猶口

腹為飢渴所害。本文飢渴之害。飢渴字。就當貧賤字。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不以貧賤故而動其心。動心指貪富。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

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執中者。害於時中。下理一而分殊。隨時以變。易子莫執二氏之中。則不復知隨時而併其所為。中者。胥有害於中矣。皆舉一而廢百者也。

南軒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為我則為我。當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也。○集解舉一廢百。正說他賊道處。須知集註害仁害義。害時中。亦舉其槩耳。實則害仁由於似義。非義而已。先害于義。害義由於似仁。非仁而已。先害乎仁。害時中。不知所謂中實。並不知仁義。而兩害乎仁義。舉一廢百。言其無所不廢。甚惡之之辭。○舉一不是真能舉得一理。只舉得一偏耳。若於理上真箇舉得。一亦何至廢百。他是這上先錯了。○四書通吾儒自有所謂中。亦有所謂一。但吾儒之中。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以一。此章言道之所貴者。而貫萬異端之一舉一而廢百。

○此章言道之所貴者。而貫萬異端之一舉一而廢百。教復堂

中中之所貴者權。語類問中一名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

曰然。○蒙引不可於道外求中。中外求權道之所貴者中。

不中不足以爲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爲中。子莫與堯舜之執中名同而實異者。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

係於能精一與不能精一而已。

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

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

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

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

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語類居陋巷則似楊氏三

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爲我而非爲我愚按

但將此旨參透則子莫無權之中更不成道理孟子平生

貴卽所謂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若不惡貧賤則其心自

不爲富貴動故本文只主安貧賤而言。○飢渴何能害心

人自以之爲心害耳能無以三字煞有办不及人不爲憂

蓋其人識明守定卽此便已爲聖賢路上人豈比庸庸碌

碌故註曰過人遠與本文互相發本文人字以

聖賢言註人字以庸衆言然此亦不必深泥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與界限之界同凡柳下惠進

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介也。合訂介字要切定柳下惠說故曰其介惠之

介是從和申見得外而儘是和同其中定盤

星鐵板不移處梨白涇渭各別蓋和者之介與介者之介

又自不同不以三公易是設辭虛疑却要就他實事助出

○必先存其介而後論功不功今人胸中庸庸憤

憤漫無可否且無論其不易又何處論其易也

○此章

敦復堂

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

皆聖人微顯闡幽之意也。精義楊氏曰不惡汗君不辭小

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又曰若觀其和

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

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

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汪氏曰伯夷餓於首陽伊尹祿

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

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四書通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

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

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二字只帶說。○輯

語知其為如是之介乃知其所以為聖之和非專表其

介也。按解此方知惠之和與老氏之和光同塵自別

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

也。○薛讀作譬勸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精義尹氏曰君子之所為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莠

稗亦猶是也。○四書通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

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劉上玉曰正意只在

有為者三字三字內包必要成功意在裏辟若掘井亦包

必要及泉意在裏。然是開口語都只虛含直至下才可透

盡。○集解掘井九仞及泉正易而字一轉便見可惜曰不

及泉非無泉也註換一未字下又著而止字明明有泉在

而自不之及是井可成而自棄之矣註添一白字更好通

節鼓厲精神全在一猶字見九

初猶為弃井况未至九仞者乎

○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

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

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

舜皆為未

及夫泉也

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

及夫泉也

盡心止

敬復堂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

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精義伊川曰堯

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

有間否曰無間又曰身之言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

借之也楊氏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

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已也又曰玉道木於誠意管仲

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

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為

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語

類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堯舜性之也

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將

這渾身做出這道理○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如

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是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

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後得身

之是把來身上做起○聖人之心不會有箇起頭處堯舜

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之早是有頭了

但其起處甚微五霸則其大○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

得假與利只看真與不真切與不切道夫云安仁便是性

之利仁便是反之之假之之規模自與此別曰不干涉如勉

強而行亦非此比安和勉強皆是真切但有熟有不熟耳

項之歎曰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縞素為義帝

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

此以為名而濟其欲耳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假

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

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

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云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沈

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

桓文而卑管仲也且如與賊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

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

之行又恰有這題目人得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卻子

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曰他合下便是恁地○蒙引

三之字皆指道言大註以仁義為言者道不外乎仁義如

敦復堂

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翼註五霸假仁義之名以濟其私只在事迹上看如內則驩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於天下。○吳因之曰後章性之與反性與身之處隱隱是誠底意思在曰性則天生帶來曰身則在已身上著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按此章所重只在分誠偽不重分安勉。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予

歸還也有實有也按堯舜性之所性而有也湯武身之身自有之也加一實字乃更與假字對針

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語類惡知二字為五霸設也如云五

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存疑假之非真有也久假不歸便自以為真有不知其非真有也此句是歎詞○假人之物必歸於人歸人則已不復用矣假仁義而不已終身用之便似不歸於人也○我

自知其非存尚自有翻然悔悟求其真有底日子到得不不過如此才是五霸假之徹底盡頭一著或曰蓋歎世

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書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管子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狎習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敬復堂

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言不欲習見其如此○蔡傳謂不可使其

習見不順義理之人與本註異○說統兩箇民大悅見伊尹之心足以取信於天下始悅其能正君而終悅其能成

君公天下而不私餘見前篇全在此中看出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

集解上節放與反平綏此單承放言意重在放也可放可字從民大悅生出則固字就伊尹看來凡賢者之為人臣可微而行之否正說箇賢者亦甚斟酌但賢者亦有不同故孟子答以須存伊尹之志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精義伊川曰伊尹受

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王

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為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

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敗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

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

伊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曰昭然楊氏曰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惟知患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但觀蜀先主

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

推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

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或問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為得之然孟

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為一有毫髮之偽雜乎其間則不免為篡賊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

疑不疑為可否也其曰中道者則善條辨問楊氏謂天下不疑以誠意素著似亦甚好而朱子不然之何也曰即談意素著天下不疑伊尹心中却不計較到此只是自家為國家宗社之心至誠惻怛自已不得按至誠惻怛固是就當下言本領却自平時不與不取弗顧弗視中出楊氏所謂誠意素著亦不可抹撥○兩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大甲在諒陰故徙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先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毫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收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覽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是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王解則可要見不得已意上則字以可字看緩辭也下則字以無字看急辭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

詩人美賢者厲志非其力不食故述其事而歎之其首章曰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稱義尹氏曰不素餐兮利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富

身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說統玩用之從之

語氣若作實事看則功已表見何疑素餐此正是孟子自

家期許之詞若曰其君少是不用則便有功於國其子

弟只是不從從則便有功於子弟養其身於有待便是有

功當世處若因其不用不從而混迹猷猷之中則主持世

教之責又誰任之居是國三字亦可味隱然有坐鐘之意

按此說較大全所載南軒新安及蒙存諸說較穩○條辨

盡心上

三

敦復堂

孟子此章不是說詩乃翻轉詩意見伐檀之君子固不素餐但僅於自食其力不素餐者小何如君子居是國有用從之效其不素餐者大也孰大於是是孟子擔當世道語○愚按此亦孟子因丑之問而答之實則計功而食非存國家者之所宜待君子而亦非君子之所以為心丑見在食姑與之言食耳故須高著眼孰大之理方見得透看得活新安諸說沾沾在用不用上較量轉開疑實徐思曠曰用之從之兩條只見君子之係於人國其重如此雖或其君不用其子弟不從而君子之可用可從者自在不得謂之素餐此與說統意相發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

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集解註推言王子之意由其溺於富

貴又識見淺陋安知士之挾持何如發口問士何事明明有輕士之心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

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文集此志字與父在觀其

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蒙引尚志著九不卑汚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即士之事也此句一章大旨下正詳之○湯霍林曰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

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汚齷齪也○條辨尚志是正答何事之問見其以尚志為事非謂上無事迹可見而但論其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

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

士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

其志則有高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

乃正答以所將而已矣三十字十分鄭重下乃申言之中入

句正為士特尚志實事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

道也非仁非義兩非字固是體士之志而為之辭不為意

即在其中緣世多殺無罪而不仁取非有而不義士見得

都不可為煞是當下見得明字得定不為不仁則所為在

仁不為不義則所為在義八句一反一正上下聯看殺一

無罪四句註云雖小不為從白文一字其字看出居惡在

四句註著無不二字又從雖小不為看出不曰此士之志

而曰此士所以尚其志明以不為不仁不義而居由必於

仁義為士之所尚其志即為士之事非以其事指後日

言而謂今日只空空一箇志也時講多於此鶴突須辨明

○語類王子墊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大人謂公卿大夫言

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

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

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

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

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

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

而已矣○存疑仁義相為體用無間於窮達窮以是養則

有體有用所以為大人者有其達以是施則自體達用

所以為大人者見之行故曰大人之事備○精言仁育萬

物義正萬民便是大人之事大人參天兩地曲成萬物只

此仁義而已上居仁由義達則舉而措之耳故曰大人之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

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

者奚可哉 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

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

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

賢哉 或問小註此章總對大倫而言簞食豆羹句自是小廉光景○說統仲子實無讓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

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不受齊國謂之小廉正對下大倫看人莫大焉是說人根本所在須帶下續言人

更有那一件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紹開編南軒以信其大者指不受齊國說看來孟子本意不如此人皆信

之信其賢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言不足以為賢也蓋人莫大於大倫天下可無仲子之節而不可無親戚君臣上

下此乃百行之原綱常之首苟有憾於此則雖一介不取亦何益乎故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精言人皆

信之不是信其能讓直以能讓信其賢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見讓國之義小人莫大焉二句見廢倫之罪大不可以

其小者而信其大者讓國其小者也廢倫其大者也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人遂因其矯廉苦節而以為兄母當

辟君祿當辭正是他賢處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齊人之見如此故孟子特為勘破○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

子其答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愚按前章止就匡章之問而責其不成廉耳廢倫之罪尚未之及

也亡親戚君臣上下仲子罪案至此章乃定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

教復堂

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集解舜為天子臯陶為士自是實事瞽瞍殺人則是設言以觀聖賢處變之道舜臯兩人棘手處總是為此註不可以私害公不可以刑天子之災正如之何裏面道理照註意此節如之何自兼舜臯但此時此際難處置者畢竟先在臯陶故孟子先就臯陶答之待其再問舜乃就舜一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按特提心字與末節註言舜之心皆朱子鈎元提要處知有法而已不

知有天子之父也。集解執之是執法不必云執瞽瞍而已矣三字下得斬截見臯陶之心無一毫

瞻徇是合下渾然天理而於君臣之倫為至。文集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集解上節只告以士師守法之道未及舜愛親之心桃應意中畢竟疑兩邊有礙故以舜不禁

為問然則字轉接甚緊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

廢之也。存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大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百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

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便拙。集解承應之問而但曰舜不禁則禁不禁尚可自主曰惡得而禁明是天子之勢直

有行不去者故特告以夫有所受之則臯陶執法之心愈堅而舜全親之心愈迫桃應愈不得不轉為舜計矣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按首節則如之何自合兼舜臯在裏及孟子專答他臯陶一面一則曰執之再則曰夫舜惡得

而禁之則所以為臯計者已盡而為舜計者愈窮然則舜如之何較上然則舜不禁與轉其更緊設問更切桃應此

特真覺得舜無可如何一段情景可駭可愕較之臯陶更難措手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然樂而忘天下

躡音徒訶與欣同樂音洛

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按此與次節註言知有父而

已不知有天下也

文集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荆贖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

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集解此又從舜心推出若

舜既要愛父又要為天子則士師之法不可廢而愛父之心必不能遂舜當此只存一逃逃字正天理人倫所在更

無別法計較弃而竊竊而逃逃而極之終身所然樂更無織毫芥帶說到此處與上執之而已矣同一合下渾然天

理而於父子之倫為至有何私欲繁擾得有何法律束縛得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

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惟順父母可以解憂故視

天下之歸猶草芥惟以全父為樂故視天下之弃猶敝屣終身所然樂之心猶是窮人無歸之心惟孟子道得徹

○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

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

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

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精義楊氏曰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

以為知權子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誦法以敦復堂

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而不釋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已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而有司不能執之而從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奈何亦真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置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為不可哉或問使舜不去位臯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禮人臣猶有議貴議親之條豈有天子之父殺人便置之死且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子所說只是論舜心耳按楊氏之說每為後來好立論者所犯故備載此方見或問論辯之精或問楊氏之說詳矣然桃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為真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為臯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

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耳而楊氏以為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竊負以逃焉則臯陶之獄何以異於灞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意之過徒為紛紛而反病於理也曰然則楊氏八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宗而不及於舜何哉向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臯陶必不為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於臯陶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為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為愈於前然為舜慮而不及乎臯陶則其說亦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尹氏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語類問瞽瞍殺人在臯陶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是權制有未

孟子集註本義滙考 卷十三 三 課本會 敦復堂

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
 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弃天下而去則
 便是天心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
 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
 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桃應之問孟子之對
 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為天子又欲免瞽瞍則
 生議貴之法矣按此可見朱子自不主議貴之說或問及
 語類前一條論及天下不聽舜竊負而逃皆言外意非本
 指○文集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
 止於至善者也○汪氏曰孟子之論示後世為人臣子之
 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
 之大且可弃况其小者乎○集解桃應之問意在兩難孟
 子之答意在各盡執者原未嘗知有竊竊者原未嘗俟其
 執執者自執逃者自逃臣安法子愛父章內只就兩人安
 身立命精微極至上說極天下難處之事聖賢只以臣子
 常理處之故不待計較商量而事更無難處孟子語語斬
 釘截鐵所以為洞見舜臯之心須知道理到此已盡只看
 總註自明若又要推論舜逃後臯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

何迎舜直是
 疑人說夢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孺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

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孺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

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

異也語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貧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

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

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蒙引望見齊王之孺

然歎曰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
 此感然後發此歎非徒歎羨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
 已也○翼註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
 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

教復堂

之爵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
說。說統居移氣三句感王子而發如云吾乃今知居之
移氣也乃今知養之移體也大哉居乎語意直管至况居
天下之廣居止或云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句似與神氣
不甚肖。淺說夫非盡人之手連帶下節作一串
說下注中特以所居三句是其居使之然註脚

孟子曰

張鄒

張敬夫鄒志完

皆云美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

者然也

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南軒張氏

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人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按此意在下節語言之表。四書脈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按此貼多與人同。翼註通章車而况句上是感觸下是旁證皆輕。說叢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眾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歎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精言本是因王子之居說到居廣居上不是提也廣居來歷王子之居擡高王子死字一折身分更高亦得望見發歎神理若將王子捺下便殺風景。况乎只重氣體能移不必與王子較高下他章是以已之長形人之短本章無此意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說統引魯君以證王子也亦要我歸

居廣居上此非吾君二句是誦詞非疑詞。存疑此無他

居相似是孟子之言以此觀之則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

居廣居者信乎能變化氣質矣。精言引魯君事歸結居

相似上可見天下富貴人居不必一地而氣體無不一古

今聖賢生不必同時而氣體無不同居能移人斷斷不爽

居之所係豈不大乎。愚按末句言居相似自有居廣居

一層在言外但語氣只開開得數語然而止十分說破反

欲少味玩本文言止意餘自覺神迥氣合會心人須善領

取。由聲相似見居相似聲既為魯君之聲則呼亦當為

魯君之呼呼於垤澤之門當是魯君在垤澤之門偶有事

而呼故守者與之耳非必呼門使啓也若作傳呼之

聲便與氣體不切然此等處亦止得其大意可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首副畜許六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蒙引犬馬有為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葵周穆王之

於八駿自非豕比。食而弗愛四句泛說。說統此節以

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敬何以有淺深蓋

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或聞其名而慕之或意其可親而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

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

帛而後有也。蒙引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去。翼註恭

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

而申上文豕交獸畜之意爾。精言恭敬接上敬字說幣

之未將敬已先存可見才離恭敬則幣將只是虛拘此弗愛弗敬所以為不交獸畜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

拘留也精義尹氏曰苟無其實是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

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翼註虛拘猶言把箇空套子拘留他拘字是懸磨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

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愚按固是人君不能留君子却既是君子斷亦不為其所留不可二字壁立

千仞視當時遊說之徒志在出其金玉錦繡豕交焉而已獸畜焉而已君子則惡乎可○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

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

誠上下之情交驚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語類形色之便

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聲一笑一語一默皆有至理又曰

有這形便自有這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形字重色字輕故下

面但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蒙引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按渠註故揭明無不各有自然之

理踐如踐言之踐語類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踏著不關了他箇有是形便有是理盡得這箇

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日本有這箇聰明若蓋衆人有是不盡其聰明時便是闕了這箇形不會踐得

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

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武問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敦復堂

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眾人格於形氣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言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語類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著來路也又曰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為便踐著這箇形色之性耳○惟聖人能盡其性故即形即色無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伊川以為充人之形是也○盡性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些欠闕方是盡踐形人有形形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

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蒙引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充得到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腔子○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

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精義明道曰惟

者人生稟五行秀氣頭員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類皆是也又曰形色性所有也聖人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按此兼五倫說更完備游氏曰形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為其能盡性而踐形

也若反身未至於誠則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視聽之性則能踐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揚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謀乎不善若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踐形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自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顏子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語類問既是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如掩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文策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是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先生所以云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明。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別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

踐形之意也 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

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李安溪曰不踐形無以為人

然可畏方是孟子喫緊為人處人每只說形性合一見形之當踐却似踐形而後可以盡性惟聖人三字口氣作何著落愚按性或人所不曉形則人所共知然此理體用一原故孟子特從易曉處親切指示末句只言踐形正於聖人分上藏得盡性在裏惟字然後可以字都非虛設若作現成語畧綽過聖賢豈肯只當一場說話此中實際正須體認分明才見得孟子語言字字警發。條辨聖人踐形是已充實此形學者踐形便是要充實乎此形愚按孟子是以聖人作踐形樣子非贊美聖人也味然後可以字自是為凡有形者痛加棒喝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期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按此亦丑私問於孟子之言

○或問小註此章當與論語宰我問喪章一例看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紵之忍反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翼註味註彼當自知四字及示之至情非強之

也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紵兄我直禁之曰汝勿紵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紵矣存疑教之孝弟只承上紵兄之臂說短喪之意在言外情言

教之孝弟正喻兼說在裏故曰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紵而喪之不可短愚按二說皆通然細味語氣所言者此而所况者彼口說紵兄而意自主短喪呆作平舉不得。精言齊王短喪紵兄之臂也為期之說謂之徐徐也玩此可見齊王欲短喪并不欲期公孫丑背後酌量見當為期而不當遂已為短喪者奈一未議下一轉語也故孟子有紵臂徐徐之譬若齊王短喪自欲行期公孫丑附會其說謂期愈於已則是直謂兄臂之可紵而不謂之徐徐矣是字云爾字指為期之說愚按此以意度之自可但書無明文。孝弟二字只彈說。至情觀滕定公章可見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

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時又適有此事

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數月字與上期字相照丑問此之是非正疑為期之喪之未必不可

耳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緇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紹開編儀禮喪服章公子為其

母練冠麻衣源緣既葬除之此便是終喪也當時此禮已廢故齊之王子有其母死而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者請得終此制也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為過制矣集註又存此一說者以父母之喪人之至情特以壓於嫡母而制有所限心固未得為終也愚按後說勝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

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

不加乘矣鮮曰抱無窮之慕者視三年猶一日拘有限之分者得一日為三年此可以觀人真心所為處按終

之即主終三年之喪說更與短喪對鈔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

者耳蒙引齊宣王欲短喪得為而自不為者也王子之請加數月不得為而欲為者也翼註一則數月亦可

以為厚為其有孝弟之心也一則期年亦無解於薄為其無孝弟之心也按末句切指齊王與王子相形說舊解

云歸重丑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

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精義尹氏曰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按總註仍歸到示之至情與次節註相應此其所以教之孝弟乃天理人心之最

真切處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慶源輔氏

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說統君子設教以開後學不欲遺一人於教外玩所以二字其心自見。怪辨看他那一樣人來君子便以那一般教予之委曲造就都在一因字上變化五者除私淑艾外其上四等亦多彼此相兼非終身只以一法教之也按本文自指別分明無庸纏擾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

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

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精義張子曰循如時雨化之

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然後教之也如

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耳。語類曾子學

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知時雨化

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又曰他地位

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

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

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遠

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說統時字最重當其可之謂時教學相遇猶草木之得

時雨生意淳然不知其然而然故謂之化此只重教者點

化上不重學者能化上。輯語此是第一等人教法甚言

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平日積漸之功下四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機指點教法五有者字都是教此節全在如字索解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

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語類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

財通達其材如孔子於由賜材是天資明敏者。說統成

德有造就意。達材有開通意。集解德字材字就學人天

資說成與達則君子教法也。德是心術近正底人。但稟賦

未免或偏。故須長善救失。酒育薰陶以成就之。材是有技

能底人。但設施未必果能就理。須與開導充拓酌古宜今

以通達之。○精義伊川曰。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納

約謂進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

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

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

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西書通

孔門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孔

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

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慶源輔氏曰。樊

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南軒張氏

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

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

竭兩端之教也。○翼註答問者是資學俱安。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張曉

樓曰。以講學則深。深則快。快則論。論世則然。否異同酌乎其地。是

此如孔子之於樊遲。然以論世則然。否異同酌乎其地。是

即子之。以變化也。此如孟子之於萬章。然。○按成德達財

有私淑艾者

艾音

云。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之說。此却不必泥。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朱子曰：艾，讀為艾。說文云：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德

艾，創艾亦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取諸此。

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

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語

私淑艾是不曾及門問風而善者。未曾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

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蒙引：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

皆有私淑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一語自時雨化至答問，其品遷降有差，至私淑艾者，原別變

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下也。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財

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獨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纂疏：君子

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弃物，聖賢無弃人。

說統：我此一句見得君子教思無窮，甄陶之術亦無窮。在受教者之自得，何如耶。集解：玩此字者，也字分明是為學者拾點，莫徒作結上春。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

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說統：高美二字不平。美在高處，見得登天只形容不可及處。按丑惟見道之高，故擬之以登天。實則丑並不知道之

所以為高也。孟子末節云中道而立，正破他高字。輯語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使彼為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按丑口中說道意中，却只在欲孟子貶教以相狎，故

盡心上

孟子以繩墨設率曉之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

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

以狗學者之不能也。集解繩墨設率是學匠學射之法而

與下能者反對繩墨設率非專為拙工拙射而設而拙工

拙射亦不能舍此以為法故匠羿不為改變以一定之法

不可易也循其法則拙者亦可進於能不循其法則拙者

日拙耳雖匠羿其如之何哉註教人者二句只就本節此

况說正意自在下文。翼註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

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丑欲孟

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引繩墨教

率為喻總是發明教不可之意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語類猶言活潑

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

所謂活潑潑地也及人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

○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底發出在面前如甲中躍出又曰

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

有物躍然於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

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

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語類君子引而不發躍如

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

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

日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

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

敦復堂

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不是說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此只緣上交說射故有此語。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故下文道而立能者從之。說統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不發躍如之內只是論教法不是論道體。見得君子教人有可得而授者有不可得而授者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得不發者已躍然於不發之表蓋無所為高無所為美但中道而立以待能者之自從耳。愚按君子中道之教亦自本於道體自然之中中法言然亦非可竟抹却道體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紹聞編其及無過則非難無不及則非易但在學者能篤志能力行則能自得之故曰能者從之中道而立見無登天之難能

者從之見未嘗不可幾及而在自勉也。○蒙引得之之妙不外學之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學者但當致功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力也。力到功深自然心領神會故在能者之自勉。○或問小註中道而立論教不論學。○西書家訓中道即繩墨。○率立即不吹變也。按此二語最的實斬盡一切葛藤。○翼註立字極有意味是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他罷者跟上我來我不去遷就他。又曰能者從之言外便見得不能者亦無如之何矣。○愚按固是勉學者然語意只歸到教不可貶上方與丑發問之意相對。註又按中道道字即與章首道則高矣道字相照應自是正解然即作道路之道亦得。蓋日用事物之理皆人所當行之路作此照看於立字從字自相關切也。○注氏曰君子雖不取道以狗人然亦未嘗絕人離物而使人不可幾及也。○吳因之曰在本意只在。○此章言道何不使彼一句孟子末節亦只應他這一句。○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

藏蒙引此章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存

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者

如渾舉大意之為得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

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精義張子曰天下有道

隨道屈○纂疏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

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條辨有道時

則道在必行而不日以身殉道者○條辨無道時

行也故必日以身殉身無道時則身在必退而不日以身殉道

○集解一道字兩邊推細而與身互為殉者有道是身出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精義尹氏曰以道殉身

有於已焉在其為道○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

道殉人則是可離矣○范氏曰君子遭世

亂則身隱而道不行○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

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

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

其身惟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新安陳

不往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

亂而酌身之進退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于人矣○精言以道殉人如不待其招而往姑舍女所學而從我皆是○說統未聞有太息當時意在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君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某解在所禮是加禮意公都子之見也而不答

則不但非所禮矣此其所所以訝而問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動勞而問挾故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滕君之弟是貴尹氏曰有所挾知來學即是賢

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

所挾則二三也○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平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條辨只是一箇挾底心腸不好然有諸內必形諸外亦自有挾底氣象見於師前挾貴便有富貴驕人氣挾賢便有賢智先人氣挾長便有老成而不安於弟子之氣挾勲勞便有居功而責報於師之氣挾故便有今日雖弟子前日本舊好而欲畧分言情之氣如此則受道之心彼先不專告之亦必無益故皆所不答○某解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而痛自懲艾以潛消其有挾之心○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皆宜改挾字廢結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

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

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所厚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

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

之不能已者，既厚薄只宜活看，不必如大學鑿定以家兩

分。又人之不能已亦不必貫合上條。只兩分以處事接物

對看。○翼註：無所不已，不是凡事在可已者，皆無所不已。

若果事在可已，已之正是合該底了。孟子又何為責他。只

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傲此。○條辨：無所不

已，只於不可已而已者，決之無所不薄，只於所厚者薄，決

之只就當下說，非謂今日如此，後日以漸而推，方如彼也。

不可已尚且已，老更有何事已不得。所厚者尚且薄之，更

有何人薄不得。決斷他是如此。○存疑：周平王忘父之讐，

宋高宗忘父兄之讐，是不可已而已者。唐明皇一日殺三

子，是其所

厚者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謂進銳退速，其病

已存，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翼註

進銳如何反退速，蓋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浮氣，這

箇浮氣最不可耐久。○存疑：進銳不但進修為治亦然，如

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我進兼學問事功言之

大全熊氏專指講。○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

學言於義未括。○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

同然。卒同歸於廢弛，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

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

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漸也。○四書通：前者

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

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集言才學源流卷十三 盡心上 全 敦復堂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何不過
 取而有時當用則用但不過用而有節仁山金氏曰集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於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滅絕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
 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不愛
 字民字親字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宋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差等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
 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恤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

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恤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差等非仁矣翼註弗仁弗親要見理勢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備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備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二本之嫌
 然以弗仁弗親歸到親上而以親親二字緊接跌下仁民愛物則重親親說自是一章緊緊意思况施思有等正要從親親等語去尹氏一本故也無偽也即是此意謂不重親親者非也上四句已下二句道理但上薄者不得過厚恐無以為厚者地也不是厚其所厚乃能以及餘也於上兩而字作一停蓄下兩而字作一推排次序自了然矣
 與民物順故下去見恩之有精言既從物與民逆推轉來說恩不可過又就親等總要人知親與民物之分
 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

孟子集註本義匯纂卷十三 盡心上 三
 分而言之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
 敦復堂

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沮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覺軒蔡氏曰統而言之則皆仁此仁字乃吾性中之仁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者也此從源頭上說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緩急之序此就本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文差等說
理一而分殊者也。○精義楊氏論西銘言河南先生曰理一所以為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屢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條辨一分
球只是理一中分殊義只是仁中之義
尹氏曰何以有

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偽而二本也

○輯語親親仁民愛物層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為道也止有一本親親十分到愛物才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六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况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族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此章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於一本三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

而其為仁也博矣。蒙引：當務之為急，為最所當知者。急親

賢之為務，謂急於愛賢也。仁知意要分

別得明。語類問：急先務一段，如何？曰：人人各有當務之

急，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

急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聖

人之所急也。若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則是不急。又問：治

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同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

舉相去，內是舜之先後，禹之治本，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

畧是如此。隨其時勢之不同，知自有緊要處，乃是當

務。采氏公遷曰：博施濟眾者，聖人之所病，為天下得人

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新

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

實之。說統此章重一務字，正為小知小仁而發。世主銳

精圖治，何嘗不欲盡物而周知盡人，而博濟顧其勢有所

不能，若不在緊要處用力，則智必窮於所知，仁必窮於所

愛，非惟不足為治，而亦不成其仁智矣。把堯舜提醒處見

得仁智至堯舜，區矣。然智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

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

祭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

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曲禮：毋放飯，毋流歠。又

決濡濕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精義：尹氏曰：知務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語類問：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

教復堂

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
 務乎○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
 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讖不能其大而
 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
 二務字○翼註末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
 按此之謂三字分明為本指寫照○南軒張氏曰孟子所
 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
 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歎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
 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接○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
 此非本皆然不可不見到
 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四書通不識其全體
 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傲於
 無用愛之雖廣而德澤墜於下流泛用其心者也按章首
 先揭明智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此正所謂智仁之全體
 也當務為急親賢為務乃正從全體中識其所當先非謂
 智仁之有不知有不愛也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
 也總註西語極為完密

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做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
 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
 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親賢為務相對以臯謨能者而
 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
 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智之所知亦儘可通但孟子朱子
 之意本不如此蓋智所當務所包甚濶不可竟以親賢當
 之此章乃平論智仁
 指論智仁相為用也



子集註水義滙象

卷十二 畫心止 矣

郭復堂 課本

畫心止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